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付飞亮

(运城学院中文系, 山西运城 044000)

摘要: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传播了它所创作的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自我奋斗者的话语: 美国任何贫穷的男孩, 只要他有良好的个人品质, 就都能够到达经济世界的顶峰。同时, 《了不起的盖茨比》包含自我奋斗者话语中的一个核心矛盾: 自我奋斗者的话语声称向所有有抱负和毅力的人打开美国历史的史册, 使其“榜上有名”, 然而同时却弥漫着“逃逸”历史、超越时间、地点和人类局限等历史现实的欲望。

关键词: 《了不起的盖茨比》; 新历史主义; 自我奋斗者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5-0106-06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5.017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近年来, 国内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多从传统的历史主义来分析, 从而使文学本身被边缘化^[1]; 或者用新批评的方法从文本内部着手, 完全把文本压缩在一个超越历史的无限的时间维度^[2]。本文以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式, 试图赋予文本与文本所产生的历史语境同样重要的地位, 探析《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如何塑造它所创作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 同时又是如何被那个历史语境所塑造。

一、白手起家者的神话

从 1865 年国内战争结束到 1929 年股票市场崩溃期间, 美国由于领土扩张及在工业上的发展, 创造了许多私人财富, 导致那时普遍相信: 任何一个贫穷的年轻人, 只要有良好的个人品质都能够成功。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出版于这一期间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 也打上了这种信仰的烙印。

从 1890 年到 1922 年, 盖茨比生活的时代, 解释贫穷的男孩如何能跻身巨富的称为“成功指南”的书极其盛行。奥斯汀·毕尔包尔的书《如何通向成功》是有代表性的例子, 它对那些渴望自我奋斗的人给出了如下的建议: 努力工作, 有明确的目标, 抓住机遇, 不因循守旧, 坚持不懈, 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避免喝酒。毕尔包尔提到, 穷小子比富公子有优势, 因为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投身于艰苦的工作, 并为满足物质上的需要而奋斗; 相反, 许多有钱的年轻人逃避艰辛的工作, 把精力集中在如时尚、礼仪等非实质的目标上, 因此有时他们不能增加、甚至不能保住继承的财富^[3]。另外, 在类似的出版物中, 这些被赞颂的品质还包括储蓄的重要性, 避免抽烟、讲粗话、结交坏伙伴等懈怠的行为。总而言之, 上进的年轻人被建议要避免任浪费时间、花费金钱、

收稿日期: 2008-10-22

作者简介: 付飞亮(1977-), 男, 江西临川人,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 欧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损害健康和声誉的行为。帮助父母干活也被认为是年轻男孩养成勤勉和进取品格的一种好方法,而这种品格对他以后的人生将有极大的益处。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在乡村尤其是在农场度过少年时代要比在城市里好^[4]。

杰伊·盖茨比在许多方面符合这种形象。他生于贫穷的“庄稼人”家庭^{[5]81},在明尼苏达乡村度过少年时代。在《牛仔卡西迪》的封底上,在他的富兰克林式的时间表下面写着的他少年时代的“个人决心”^{[5]143},看起来像是一本迷你型的成功指南。

盖茨比体形挺拔,经常被提到的自我修养的品格,可在尼克的描述中得到证实:“他站在他的车子的挡泥板上,保持着身体的平衡,那种灵活的动作是美国人所特有的……是由于我们各种紧张剧烈的运动赞成姿势自然而优美。”^{[5]52}盖茨比“说起话来文质彬彬”给了尼克一个强烈的印象,认为他“说话字斟句酌”^{[5]41},表明了盖茨比避免讲粗话的自我修养;盖茨比甚至在他自己的聚会上也不沾酒,这是成功指南赞赏的另一种行为。

在许多自我奋斗的百万富翁透露成功秘诀的演讲和文章中,我们看到相同的关于成功的思想意识。如卡耐基在《通往商业成功之路》中告诉渴望自我奋斗的人要有高目标、节俭、不沾酒。卡耐基认为年轻人要想在商界崛起,必须能够独立思考,“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不是时常打碎日常的规则并给自己建立新的规则”^[6]。在《如何赢得财富》中,卡耐基认为在商界既定的竞争天性中,对自我奋斗者来说,即使同时他能够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工作,浪费宝贵的时间去获取大学教育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在大学度过的时间将使他落后于那些很早就投身于工业生产的年轻人。卡耐基说:“(对于自我奋斗者)大学教育看来对成功几乎是一种致命的伤害。”^[7]

盖茨比在十几岁时就相信存钱的重要,并在早年就“养成了习惯不去沾酒”^{[5]83}。与汤姆和尼克两人都从耶鲁大学毕业相反,盖茨比拒绝浪费时间去上大学:由“一种追求他未来的光荣的本能”所引导,呆了两个星期就离开了“路德教的小圣奥拉夫学院”^{[5]82}。然而,在卡耐基的建议和盖茨比的行为之间最有趣的相类处也许是盖茨比对高目标的坚定的意向和为了“给自己建立新的规则”,而“打碎日常的规则”^{[6]8}。盖茨比在丹·科迪的评价中上升得很快,“他越来越信赖盖茨比”^{[5]83};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速擢升至陆军少校一样,盖茨比在沃尔夫山姆的组织中快速上升。到我们遇到他时,他在沃尔夫山姆的组织或他自己的组织中已经明显占据管理地位:他随时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做出决定并给下属下达命令。虽然卡耐基很明显没有意识到他的建议会被以这种方式采纳,但是盖茨比在他对犯罪生涯的选择中漠视日常规则是显而易见的:他通过贩卖私酒和伪造债券来积累财富。

另一种传播自我奋斗者的文本是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非常流行的霍瑞修·爱尔杰的小说。在这些故事中,英雄总是一个贫穷的年轻男孩,他勤奋、正直、整洁、自立、坚毅、谦虚、善良、慷慨而且幸运。对爱尔杰来说,幸运包括当机遇来临时已作好准备去抓住机遇,这要求想象力和胆量。在爱尔杰所有小说中,英雄都有障碍要克服,包括以某种方式欺骗他的一个恶棍;有一位次要英雄在故事中以某种方式帮助他;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功而仁慈的商人——父亲形象。英雄显著的品质总是最终带给他某种经济上的成功,这些故事因此赞颂了与我们在成功指南中看到自我奋斗者相同的美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霍瑞修·爱尔杰的套路小说有着许多相同的重要特征。尼克好几次提及的杰伊·盖茨比的整洁干净的外表和安静和蔼的气质,给予他像爱尔杰的英雄一样多的吸引力,即使他没有后者那样的品德。然而,菲兹杰拉德的小说与爱尔杰的小说之间更显著的相似之处是

结构。像爱尔兰杰的英雄一样，盖茨比出身卑微，愿意努力工作去获得在社会上的成功，当机会以丹·科迪的形式意外地降临时，他有足够多的想象力和胆量来把握。

为科迪工作了五年并了解了这个世界的各种事情，再一次像爱尔兰杰的英雄一样，盖茨比被骗去了他正当的报酬：在科迪的遗嘱中许诺给二十三岁的盖茨比的“一笔二万五千美元的遗赠”，被科迪的伴侣埃拉·凯通过一些“用来对付他的法律手段”夺走了^{[5]183}。在某种意义上，盖茨比也是被人骗走了黛西·费伊，因为一战结束后汤姆娶她时，盖茨比仍然在海外。然而菲兹杰拉德的英雄坚持对财富和黛西的追求，而且在小说结束前，他达到了这两个目标。最后，以某种方式帮助爱尔兰杰英雄的次要英雄的角色由尼克扮演，商人——父亲形象由丹·科迪和迈耶·扮演。当时盖茨比从战场返回身无分文，是沃尔夫山姆“把他从零开始培养起来的”^{[5]141}。

最后，在盖茨比的早年生活和美国最著名的自我奋斗的百万富翁的创业期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经常被谈论的故事是自我奋斗者话语传播的另一种方式。在《敛财大亨》中，马修·约瑟夫森详述了那些自我奋斗的百万富翁如杰伊·古尔德、吉姆·菲斯克、菲利普·阿穆尔、安德鲁·卡耐基、詹姆斯·J·希尔、约翰·洛克菲勒和杰伊·库克的许多共同的经历。虽然约瑟夫森对文学分析没有兴趣，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没作比较，但是约瑟夫森叙述的生活故事和杰伊·盖茨比的生平之间的相似如此令人惊奇，以致不能忽略。

马修·约瑟夫森写道：“由于生于贫穷之家，这些年轻人多数在很早就离开了父母的庇护，独自浪迹，寻求发展……他们在少年时代就显示出显著的机智和自立特征。”^{[8]33}虽然他们的伙伴经常喝酒、赌博，但是这些年轻人从不参与。他们在压力下很冷静，“暴力不能吓倒他们”^{[8]35}，实际上，他们经常从淘金或者自然资源的垄断如铁路、股票中获得财富，所有这些追求不仅带来财产的冒险，也带来身体的冒险：由于个人的公司在前线，财富来得快也去得快，或者即便是在华尔街，一群股票持有人由于受到欺骗，都可能变成一场愤怒的、复仇的暴动。约瑟夫森观察到：“在这激流的中心，朝向新铁路的路线的进程或者金矿的戏剧性变动，都带来个人财富和身份的变化。”^{[8]37}

换句话说，约瑟夫森所写的自我奋斗者非常像杰伊·盖茨比，被渴望从他们出生的阶层晋升到富裕阶层的欲望所驱使。盖茨比跟这些自我奋斗者极其相似：他十几岁就离开了父母，独自闯荡，寻找发展；他没有养成与他的同伴那样的不良习惯；他以暴力的亚文化的危险法则获取财富。

《了不起的盖茨比》明显地反映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间在众多的文本中传播的自我奋斗者的话语，这些话语既塑造了美国文化，又被美国文化所塑造。由于意识形态没有区分“高雅”与“通俗”文化的界限，以致于如此实际与世俗的文本如成功指南、孩童读物、说教式的套路小说中的话语，也能够弥散在这个时代最复杂的艺术产品之一的行文中。

二、白手起家神话对历史的逃逸

然而，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我奋斗者话语的一种批判，反映了这种话语与历史关系的一个核心矛盾。虽然自我奋斗者的话语声称向所有有抱负、有毅力、要求在美国历史上“榜上有名”的人敞开美国历史的道路，但是这个话语中弥漫着逃逸历史、超越时间、地点和人类局限等历史现实的欲望。

这种矛盾出现在前面提及的许多自我奋斗的百万富翁的自传故事中。虽然自我奋斗者经常谈到他们在孩童时经历的粗暴的历史现实，尤其是他们的贫穷，但是他们如此做，仅仅是为了庆幸

他们已经多么成功了。庆幸采取的形式包含了对历史现实的否定,因为这是忍受苦难的自我奋斗者看待他们年青时代一心追求成功的一种再造的方式。回顾人生,他们把童年时代的自我看作是“正在培养中的未来的百万富翁”,因此,在艰苦的工作中磨练,在贫穷的窑炉中锻造。这样的一种思想意识不允许他们看到他们自身已逃离了的贫穷对不打算如此去做的那些人身上的负面影响。

任何时代,在美国贫困人口中,也只有很少人能成为百万富翁。根据自我奋斗者的话语,那些没有晋升到顶峰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身应受指责。当然这暗示了贫穷和廉价公寓生活的羞辱的影响,不是在商业世界中失败的借口。商业世界的失败被单纯而简单地定义为某人性格的失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自我奋斗的百万富翁拒绝捐钱给慈善团体,而只捐助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来显示他们的博爱的原因。他们理性地认为这些能够帮助那些自助者,他们反对慈善团体可能助长的懒散的行为^[9]。

例如,卡耐基在他的自传中描述了作为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中的孩子所享受到的快乐的家庭生活。他写道,除了他的家庭经济困难外,他的亲戚们行为是多么的文雅,他的父母是如何地崇尚教育,他被家庭环境如何培养去参与关于时代主题的激烈讨论。实际上,卡耐基观察到他童年遭受的经济贫困被他在一个坚强的家庭内部所接受的训练和支持大大地补偿了。然而,很明显他没有认识到邻居的许多其他的贫困青年——例如,那些不明白教育价值的父母的儿子和酗酒、吸毒的父母的儿子——没有他所拥有的相同的好环境,因而不能期望像他所做的那样,为自我崛起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在卡耐基专注于自身对历史现实的超越的欲望中,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轻易克服的历史因素。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盖茨比否认他真实出身的努力中,反映了相同的超越历史的欲望。盖茨比的“父母是碌碌无为的庄稼人”,但是“他的想象力根本从来没有真正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父母”^{[5]81}。相反,为了使自己与他人确信他出生于富有的、有社会地位的家庭,盖茨比创造了一个家庭、一个牛津教育背景和一份继承的遗产。也就是说,盖茨比想否认他所隶属的社会经济阶层的历史现实。正如尼克指出的,“杰伊·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5]81},柏拉图式的理念被定义为存在于历史之外:它存在于物质世界中的日常事物不能触及的永恒的空间中。而这正是盖茨比想生活于其中的空间。

自我奋斗者的话语也有选择性地“消除历史”,忽略或者边缘化许多著名的自我奋斗者的许多有缺陷的品质,同时把自我奋斗的成功描述为是某种品质的、而非环境的结果。这一时期的成功指南很少提供实际的商业建议。相反,所有这些建议集中在品质的培养上——从工作上诚实、互助,到在家中勤俭和节制——因为它相信成功来自于人的内在因素。因此,品质被认为是自我奋斗者的基础,而不是教育和商业头脑。然而一些自我奋斗的百万富翁有道德缺陷,正是通过冷酷地、经常是非人道地毁灭他们的商业对手使他们晋升到顶层。当然,这些历史事实从那些塑造自我奋斗者的品质的文本中被摒弃,或者被改头换面,在大众想象中,当作是一种领导者的品质:竞争性、侵略性和强硬。

在这种语境中,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非常有趣:自从《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以来,通过美化他对成功的欲望,忽略、弱化他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把他美化为美国文化中浪漫的自我奋斗者,这是大部分评论家对小说主人公盖茨比的态度。一位早期评论家在1925年所说的话能代表许多读者对小说接受的感情:盖茨比“是一种活力……来自于不灭的梦想的生活中内在的火焰,即使

现实中已经发生了异常的物质腐败”^[10]；威廉·特洛伊 1945 年把盖茨比描绘为“一个民族想要达到完美愿望的意识”^[11]；汤姆·伯纳姆在 1952 年认为盖茨比“个性健全而完整，没有被包围他的腐败所腐蚀”^[12]；1954 年，马里乌斯·伯利评论盖茨比是“所有的抱负和美德”，是“美国浪漫主义英雄的英勇化身”，代表“精神抵抗的能量”和“对廉价与粗俗的终极污染的免疫力”^[13]。巴里·爱德华·格罗斯在 1963 年认为“盖茨比的梦想本质上是不灭的”，因为它“本质上是非物质的”，这是“他最终完美自我”的原因^[14]；相类似的，1978 年罗丝·阿德里安娜·加洛认为盖茨比“保持他的纯洁”到最后^[15]；或者像安德烈·乐·沃特等人在 1983 年所说的，盖茨比从来没有失去他的“原始的正直、精神的完整”^[16]，甚至当主人公更阴暗的一面曝光，也被原谅；正如 1984 年肯特·卡特赖特认为的，“因为这本书为他创造了一种超越传统和他的生命所宣扬的梦幻般的道德标准，所以盖茨比能够成为罪犯和浪漫的英雄”^[17]；或者如安德鲁·狄龙在 1988 年所总结的那样，主人公是世俗和高尚的合体，盖茨比是“一个肉欲的天使”^[18]。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自我奋斗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具体化，反映了菲兹杰拉德时期的美国对经济成功的态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没有自我奋斗者的话语，菲兹杰拉德的最著名的小说将是不可能的。因为杰伊·盖茨比的角色将只仅仅是“一文不值的骗子”^{[5]126}——仅仅是另一个害怕人们会看穿他的罪犯。正是这种话语、他对黛西的奉献和他的男孩气的乐观主义，使盖茨比至今仍然是浪漫主义形象的化身。

菲兹杰拉德的小说也向我们展示了话语的传播如何对我们所有人有极其个人化的含义，因为它阐明了文化话语为什么是塑造我们个体身份的原材料。尼克·卡罗威认为盖茨比“来自他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5]81}，明显地，盖茨比分享着这种信仰，但是盖茨比的个体身份不是首创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菲茨杰拉德创造出来的杰伊·盖茨比，较多地借鉴了在他生活的文化中传播的占支配地位的自我奋斗者的话语。我们所有人像杰伊·盖茨比一样，做着相同的事情。我们每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借鉴不同的话语，但是它是贯穿在我们的文化——我们个体身份在这种文化中被塑造，又塑造着这种文化——传播中的话语。

参考文献

- [1] 孙怀香. 盖茨比: 另一个菲茨杰拉德[J]. 名作欣赏, 2008, (10): 109-110.
- [2] 李昂.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模糊及距离的效果[J]. 沈阳大学学报, 2006, (1): 99-101.
- [3] Austin B. How to Succeed [M]. New York: R F Fenno, 1900: 123-127.
- [4] Marden O S. How to Succeed or Stepping-Stones to Fame and Fortune [M]. Rockville, Maryland: Serenity Publishers, LLC. 2008: 172-177.
- [5] [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M]. 巫宁坤,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6] Carnegie A. The Road to Business Success: A Talk to Young Men [C] // Carnegie A. The Empire of Business.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33: 1-21.
- [7] Carnegie A. How to Win Fortune [C] // Carnegie A. The Empire of Business.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33: 86-108.
- [8] Josephson M. The Robber Barons: The Great American Capitalists, 1861-1901 [M]. New York: Harvest, 1962.
- [9] Carnegie A. The Gospel of Wealth [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62: 14-49.
- [10] Edwin K. Review of The Great Gatsby [C] // Bloom H. Literary Digest International Book Review. New York:

Chelesea House, 1991: 426-427.

- [11] Troy W. F Scott Fitzgerald: The Authority of Failure [C] // Mizener A. F Scott Fitzgerald: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20-21.
- [12] Burnam T. The Eyes of Dr. Eckleburg: A Re-Examination of The Great Gatsby [C] // Mizener A. F Scott Fitzgerald: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104-105.
- [13] Bewley M. Scott Fitzgerald's Criticism of America [J]. Sewanee Review, 1954, (6): 223-246.
- [14] Gross B E. Jay Gatsby and Myrtle Wilson: A Kinship [J]. Tennessee Studies in Literature, 1963, (8): 55-67.
- [15] Gallo R A. F Scott Fitzgerald [M].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78: 43.
- [16] Voight A L, William B. F Scott Fitzgerald: A Biography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83: 144.
- [17] Cartwright K. Nick Carraway as Unreliable Narrator [J].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84, (4): 226-245.
- [18] Dillon A. The Great Gatsby: The Vitality of Illusion [J]. Arizona Quarterly, 1988, (2): 46-68.

New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Great Gatsby*

FU Feil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China 044000)

Abstract: Fitzgerald's novel *The Great Gatsby* spreads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f the self made men of the period to which the novel was related. The discourse was that any poor boy in USA, if he had good personal quality, could grow up and develop into a crucial role in the financial world. At the same time, a key contradiction of self made man's discourse was also mentioned in Fitzgerald's novel *The Great Gatsby*. The contradiction was consisted of spreading a desire for escaping from history and exceeding realities (time, place and human being's limitation) and giving a promise of being remembered and admired by all the other Americans to those who had ambitions and perseverance.

Key words: *The Great Gatsby*; New Historicism; Self Made Man

(编辑: 杨峰)